

符秘訣神丹屢成而輟帝每給藥物又服所製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得所上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唯畫兩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戮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砌以脩上道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既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應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秘詩在篋化去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比候景篡果在昭陽殿逆期先知去日為告逆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所著山世書數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從子桐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吳興謝淪撰陶先生小傳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賈蒿撰蓬萊都

水監陶真人內傳宣和封宗元翊教真人詰詰詞曰朕膺瓊膏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崇道化聞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耀精華闢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風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陰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

玄品錄卷之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

玄品錄卷之四 雷四
 句由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南史
 道品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遶已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及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住子良密受靈旨降真接仙而隱居未嘗有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

十三夏至日忽爾寢臥彌綸良久乃起是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昃後平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篋蘊而求無遺記十一月甲子且因往蕪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遂登時繳納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糵乃依日月次第類為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蓬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經三遇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為保籍丞後更奏東華為保晨司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眾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記中也

道術

孫大韶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茅山師隱居叅受真法及見揚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跡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跡方智圓既業不群物故異簡刊為所謂

異簡之刊山中絕考矣

道儒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精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過侯景之亂論舉兵投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筦庫東名實則窮芥柱下之高詭清虛則執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樞少屬離亂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晚年目精洞黃能視關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無時至凡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業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道品

薛彪之晉陵人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真秘三年乃反啓勅於句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餐粥飲彌歷年

歲也館即晉真人任敷成道之所壇竈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道術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陳太建中應召來憩至真觀期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賃惟松朮而已雖隆冬紈寒不衣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有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矣遂詣王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版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王遣使送還天台藏之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具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
史樞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益
異之遣畫工圖其像柳晉為之贊云

張羨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
子議凡五十二篇名曰道言

唐

道品

王遠知瑯琊人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
陳揚州刺史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
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
門實誌謂曇選日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
生於梁大通二年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師宗
道先生臧祿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陳
主闡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
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
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
懼而遣之頃復其舊煬帝幸涿郡員外郎崔
鳳舉就邀之見於臨朔宮帝躬執帝子禮勅
都城起王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不宜
遠去京國帝不能從唐高祖之龍潛也遠知

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
齡微服以謁之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
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
願自愛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
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道士降
聖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
栖志玄虛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
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遠前烈聲高
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
孰能與於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春言
夙氣無志羅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
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夙心未知先生
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
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願等往詣今
宣朕意其年八月十四日謂弟子潘師正曰
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不得自
白日昇天見畧少室伯將行在即至十六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顧問侍者曰日時早
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整冠而化年一百二十
六歲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

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
謚曰昇玄先生時稱王法主云

道言

徐洪客泰山道士也隋亂貽李密書曰大衆
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狀戰難以成功宜乘
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
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
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君曰洪客之謀
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
下未嘗無才或隱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
優遊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
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
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栖身煙霞脫跡塵垢
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已事而慷慨發言
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云人之秉
彜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然李密不足與言
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
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胷中之奇
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
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晉仲連之流

歎嗚呼可謂高士矣

道權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其產不營有大志隋亂隱為道士後佐太宗以直諫勸行仁義致貞觀太平為一代宗臣唐書本傳不備錄

道術

薛願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大業中去俗為道士解天文律曆煬帝時引入王清觀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遣直秦府願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惜也累遷至太史令貞觀中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願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楊遵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願後上表請復為道士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峻山拜願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上聞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淳風在隋亦嘗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云

道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績累應孝悌廉潔舉授秘書正字不樂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大亂遂解去莫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有隱士仲

長子光者服食養性績慕其真素從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嘗與對酌悠然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輒渡河還家愛遊北山東臯因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貞觀十八年卒

道品

葉法善括蒼人也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傳卜筮攝養之術少受符籙能狀動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因辭之留內道場供待特異高宗時廣徵方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東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出

者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教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隆觀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

飲州刺史李邕撰碑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主於隋大業之丙子卒於開元之庚子凡百七歲八年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發揮靈奇固以冥默難源希夷因剛而情栖蓬閣跡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欲真風無塵金骨外登珠光內耀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陳昌言謀恭隱諷事宜弘益愛微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其整遺藏良衾及水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道品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

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耳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諸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虛言哉將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宗令文孟說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逸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叙曰癸酉歲余臥疾長安先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逸處士居之孫君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閔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末疾醫所不能愈乃問其道何如思逸曰吾聞善言天者必

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宇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弭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趕趕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改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生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進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思逸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語周齊間事歷歷如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又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陳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逸口以傳受有知目睹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逸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逸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蓋初謂齊卿之時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類此永淳九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

010 A 100-5

性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
時人異之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攝
生真錄枕中素書三教會各一卷並行于代

道術

周隱遙字息元居洞庭苞山自云角里先生
之後山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
逸精修太陰鍊形之術不以晝夜更動息不
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貞
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息之道對曰
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
利萬方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
非萬乘所宜留意懇求歸山詔遂其所適他
日贊皇李德裕問其有道建寶曆崇元聖祖
院爲供養之所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今
孤楚有記

道隱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
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不能去其母
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俱遊山水二
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

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
郎薛元超問勞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
令左右人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
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肅煙霞痼疾既逢聖
代得遠適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

乎元超曰漢高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
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於是甚歡因將
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赴都授崇文館學
士今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
天宮幸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
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道質

盧鴻一字顛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
業頗工篆籀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
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
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
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鈞深詣微窮
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
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違不
至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

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
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
臣之迹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
勅齋東帛之既重宣斯旨想有以豁然易節
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

宰相道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子言
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
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
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羨舉逸人
用勸天下特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
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遜之
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
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
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
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
式弘理政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己以鎮
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因辭榮寵厚風俗不降
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延陵未可名居太原王
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

百石綃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及草堂一所恩禮特厚鴻一有草堂圖十志好事者傳贊之

道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去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為入閣侍讀及徵至京師履忠辭以老病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經簡道貴丘園探賸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凡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勵俗年過耆耄不雜風塵盛德與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勵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品

潘師正字子真具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法主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道遙谷積二十餘年唯服青飴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見其蕭然獨處惟一辟荔繩床將朽惻然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嘆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額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復改置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道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死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焉數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遊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祇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渺辛時年九十有八帝與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

撰碑文

道術

劉道合陳州死丘人初與潘師同隱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召入官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命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即令馳傳先登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賜養皆散與貧之高宗嘗命其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衣改葬其尸唯空皮而背開折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嘆曰劉師為朕合丹乃自服仙去矣其所上者卒無異焉

道品

司馬子微一名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孫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子微嘗徧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

之及將遷勅麟臺監李燾餞之於洛橋之東
景雲二年睿宗遣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迎之
京師入宮中首問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德
經言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且心目
所知見者每損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增
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
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
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嘆息曰廣
成之言卽斯是也子微固辭還山仍賜寶琴
一張及霞文帳而遣之朝中名士贈詩李適
爲倡屬和三百餘人題曰白雲記盧藏用因
指終南山謂先生曰是中天佳何必天台答
曰以余觀之仕宦之捷還也藏用有慚色蓋
其初隱於終南云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
京親受法籙前後齎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
子微又請還天台玄宗賦詩贈行十五年復
召至都勅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
焉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

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
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更請立齋祠之所
以別山林之神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
真君祠一所其像設制度依按道經創意爲
之子微工篆隸書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
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
而奏上之勅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其額賜
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年八十九卒於王
屋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
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
宗深嘆之乃下制曰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
會玄遠徧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道遙
自得之場歸復其根冥息無何之境固以名
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宵已曠言念
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貞一仍御製碑文章渠奉作
傳

道華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縣人少通經善屬文
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

尊師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
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
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
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召入大內殿與語
甚悅令待詔翰林一日問以道術對曰道術
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文辭蔓語徒費紙割
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當以
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宜問筠每開陳皆
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賜號宗元先
生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
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列立道
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變
江淮多盜乃東遊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
爲方外交有文集二十卷權德輿爲序其玄
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
之在翰林特承恩寵高力士好佛故嘗短筠
於上前乃堅求放外然其辭理宏深文彩煥
發每製一篇人爭傳寫雖李白之高放杜甫
之雄雅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道權

李泌字長源本居鬼谷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以奇童召對張九齡尤所愛愛呼為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黃帝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將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賓卿道義云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浴室廬山中泌嘗取松樛枝以隱昔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不肉食因賜第詔強食肉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饒漕以勞進禮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帝嘗從容言虛杞清分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朕初不覺也對曰

陛下能覺杞之惡安置建中之禍李揆和蕃頗真卿使希烈其善舊德多矣又楊炎羅不致死杞擠陷之而相闕播懷先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發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威里尺謂之裁度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皆賜給錢燕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口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帝救為權倖所嫉嘗以智免且時時儻議能寤人主亦自有建明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道品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含光以清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開

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王清之容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去玄宗召詣闕與語嘆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詢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啓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復求還山乃特勅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列禁山中採捕魚獵食軍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復召山人王旻請含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虔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斃于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并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

道華

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選朝好道通莊列二子書著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留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權明經以策干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右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謂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十二卷因以為稱又述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兄浦陽尉鶴齡恐其追世不返為築室會稽東郭茨以生芻採椽不施斤斧豹席櫻屨閉門十年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巷曰迴軒巷又為初橋以達其居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鳴榔杖拳隨意所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蕭宗嘗錫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名夫曰魚僮婦曰熊青人問其故魚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新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倫問孰為往來者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明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吳興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舴舺既敵請為更之志和曰僕慮漁舟願為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若雪之間即野夫之幸矣其詠諧辨捷皆此類也好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舞筆飛墨應節而成憲宗圖其漁歌求之不能致為御史李善寫圖幃千變萬化觀者愕胎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志和悉以兩言目之皆皆屬對舉席嘆駭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故顏公作浪跡先生碑云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李德裕亦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道華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用陸象先薦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十三年玄宗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名吳天上帝君位五方五帝臣位帝號雖殊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壇上群臣祀臣位於壇下誠足垂表來葉為變禮之大

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後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天寶三載因病

夢遊帝居乃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捨本鄉宅為觀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許之復賜鑑湖剡中曲勅其觀為千秋觀命其子與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以便奉養御製詩贈行并序曰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鑿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違莫用脩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亦將勵俗勸人母今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預茲宴皆宜屬和道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公悵望深皇太子已下咸就餞別因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晚尤

縱逸遊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壽養卒年八十有六肅宗以待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澹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政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間因譚諧而諷諫以莫齒辭祿再見欵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禩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四

玄品錄卷之五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為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玄宗欲製新樂府亟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鞵由是被謫放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

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為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真人

道術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好方術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莫志力加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辭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令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卒年九十三撰家祭禮各一卷并補養方三卷